



六合內外瑣言卷十三

袒巨腹

丁炳年長子縣壯役也。嘗捕盜山中。逢女子爲虎啣者。血汚其腕。面目無虧。詢其氏族。任氏女年二十未嫁。山行遭虎厄耳。丁負之還舍。調月餘而無恙。蒼痕遍兩體。如花錦焉。丁故無室。配之女。貌中人。自丁自之。殆天人也。曉起赴縣。一短小人無鬢鬚。而修貌飾容。顧影自俊。揖丁云。我仙人之流。當以符藥濟世。君

卷十三

袒巨腹

一

婦不爲虎俵。緣有仙骨。能借形附我者。三年而道成。君闔門亦富矣。丁奮怒。連鼓其頰。其人笑曰。他人婦求我不得。君辱我。我勿嗔者。徒以有掃眉人也。豈角力哉。落落竟去。自此其人時出沒于房間。任婦見而駭走。則大言曰。仙人附形之事。必良人諾。粲者懼。而後可合體。卿其爲我致詞。夫子焉。前者薜蔚蒙羞。我不欲再覩其面。但從則安。違則擾耳。婦以告丁。丁勃然曰。丁炳年之妻。而爲邪物憑耶。毛髮上豎。磨刀霍霍。以伺。一日任烹鮮。鮑腹龐犬。丁箸方下。腐鼠充盈。



焉。丁因棄其鮑。夏月蔽體葛衣。初換斑蟲。有毛善齧者。紛集矣。丁遂焚其衣。一夕方寢。譬際若冰。呼任燭之。則青蛇屈蟠。丁起以刀截。割然皆斷。乃蒲葦也。又中夜盜至。數人曳任婦。一人將乘之。丁奮刀四砍。袒巨腹覆婦。因得守其宮。無罅漏。雞鳴盜去。任婦亦警。謂丁曰。妾人身豈爲魅狎。聞其又將乘君。他出以勝。我可奈何。丁僞爲出者。潛返。執鳥機伏戶內。一人然火及門。丁發機擊之。檐瓦作履聲。聞其人撫掌曰。仙質幾碎汝手矣。然隙遂成。衾裯間一陰二陽。宜無不可。君夢魂安能庇婦人耶。丁大駭。昏而息。男居女室。寤寐皆合。達旦無敢擾者。匝月其人呼曰。寧遇魔道士。無逢健男子。竟絕。

郎書川曰。男女妙合。鬼神效靈。驅魅之兵。無過于此矣。獨無如委靡者何。

卷十三

袒巨腹

二

識務齋

暴公子家。秦中漢繡衣勝之之後也。枕豐藉顯。而好爲豁刻。嘗謂天不易生好人。人不易爲好事。泛愛之理。墨者所授。吾不能矣。官糺曹性嗜搏擊。所在察羣。

盜署其齋曰食跖蓋切齒有自來焉司戶溫生素以
異言諍曰君獨不見夫河狔乎橫行江海雖老饕健
羨且無如之何及其聞餌色動墮潮上泳爲漁師所
覺持竿擊楫凌亂擲之魚乃躍浪一怒氣極難返膨
脹之腹浮不能沒遂掩執而刀碓之何則怒者外滿
而中虧故乘其敝易也公子嗤然笑曰夫水族遭擒
者皆爲怒歟君亦見不廣矣暴尋獲一盜魁窮治其
黨桎梏者無數有包姓之猾與盜誼孔云設謀致公
子詭告云江濱之淵藪危氏常辱民且不畏明府將
聽諸乎公子勃然曰是安敢然亟捕勿失公徒請益
其衆公子叱咤曰張皇者鞭三百獨與捕者五輩往
包姓爲導請以二更襲執公子曰可至則庭舍無人
大索危氏無應者兩女子揮刀出捕者戰歿其一餘
被縛曳公子入內曰客饑乎啖汝肉置釜煮人肝刺
捕血漚酒中強公子食公子觸柱求死女子以組絡
之中庭施細荆曰汝毒人如虎亦識娘子軍耶捕則
杖巨篠如治囚狀公子大呼曰吾悔不聽溫生之諭
女子笑曰溫生乞吾輩治汝也須臾釋其組牽入一

室壁間飛白曰已虐處女子反扃其戶守黑索而去。公子且忿且詈。倏見老媪冉冉自壁後出。黃髮縷金。白眉垂雪。手中小龜盈握。吐白氣如練。公子口禁不敢測之。媪命公子拜曰。吾務婆也。君以剛受挫。吾力出于險。可乎。公子如教。媪抽簪穿壁孔如豆引之。出不覺其小。命乘龜行。若一葉之橫巨波也。公子見所居院宇如遼東城郭。觀其一身直令威之鶴矣。媪以手指龜。公子忽下詢媪云。危氏與包姓何機穢也。僕不死終當報之。媪曰。彼颺去久矣。君治盜多株累。乖

卷十三

識務齋

四

氣所致。何以仇爲。昔捕人戰死者。吾亦甦之。今皆俟命于庭矣。叩以何仙。媪曰。吾爲二甥女所役。拯明府耳。豈仙人而有穿穴之行哉。公子惘然曰。他日酬嘉貺。當在何方。曰。吾先人爲北方諸侯。以弄兵被戮。敝居不隔三里五里間。仰視四天。時雨欲零。媪乘龜逕去。公子還廳事。五捕尙無恙。以事涉怪誕。誠勿爲人言之。自此更其齋曰識務。實不知二女子何以役務婆也。

王月樵曰。無以致人爲人所致。作者其有憂患乎。二

女子踪跡傳中不欲明言。我直呼之爲風家大小姨。蓋務者霧也。請質之識者。

故參軍

山璞字守荆。南宮人。年未冠游庠。兩躡矮屋。旋放遊吳楚間。年久芟其名。而詩古文益奇峭。惟才人無賴。多與粉黛緣。過維揚。留題妓館云。不惜塵顏一笑開。美人酌我紅玫瑰。無端賺得才人筆。杜牧詩篇作雉媒。又虎邱祭真娘墓文云。埋憂百端。送艷千載。卿不速朽。同穴宜可待也。嗚乎。楚腰斷。魏履碎。靈之存留。

卷十三

故參軍

五

粉黛石未盡于西山。塵將揚于東海。恐後來之劍化琴亡。問情人如我者。其安在。是夕守荆宿逆旅。夢真娘來謝。則女道士也。云。感君魂交隔世。冥漠情焉。顧解脫之人。不復肉食。有弟子魚元機。再世復棲元門。以情種當與君合。宜燕婉之。守荆曰。渠已遭戮。尙得假人身。恣淫殺哉。云。轉劫卽不復然矣。性尤貞良。願見渠。勿言他生惡過。守荆云。會合應在何地。真娘咏詩云。桃花初笑柳初眠。郎在湖南細雨天。唱徹步虛人不見。道流原是散花仙。驚寤歎息。後數年。守荆有

研席交。觀察衡陽者。以書召。泛舟洞庭。風大惡。守荆
曰。是必柳龍君索新詩也。著詩投湖云。一棹浮碧虛。
客心自太古。叩舷歌皇娥。驚起神鴉舞。扁舟竟渡焉。
至衡州。適觀察行部出。遂館郊外。春風滿溪。新雨漲
綠。與隨履至。憇一道院。顏曰。桃花觀。悅其窈窕。惟殿
中瓣香。不及諸天靈官。首奉龜山金母。玉真鶴立。終
于果州。謝自然。別院祠劍仙。始元女及聶隱娘。而止。
觀主柳靜娟。病而呻。來迎者爲女弟子李玉樞。年十
五矣。詞色俱令守荆惑于志。乞其空齋養病。玉樞請

卷十三

故參軍

六

于師曰。可遂往就舍。見靜娟。固三十餘歲好女郎也。
玉樞幼慧。嘗賦。恨爲小詞云。天長恨。長華清紫陽。玉
釵環。颯淒涼。有明皇武皇。仙鄉夢鄉。相逢忘。忘古今。
別樣情傷。是劉郎阮郎。出其吟草。擊節者。尤此種也。
因謂曰。學仙不成。何至輒爲凡艷。玉樞云。小感于心。
不能默爾。然道家而有丹竈氣。亦何必佳。靜娟謂守
荆。此徒墮閨趣。願先生教之。守荆云。非敢辭也。狂者
不可爲人師。慮有唐突耳。靜娟曰。我非常道。君有軼
才。豈以文貌周旋也。遂命玉樞拜守荆。教爲歌詞。古

文諸體靜娟暇則與談漸至謔虐玉樞前曰師乎師乎毋忘故吾守荆謝不敏靜娟怒曰兩師前敢僂言哉自是命宿于外玉樞頗禮防而守荆益放誕一夕乘不意測其幽處則小男也疑爲女冠所狎然狂極猶將亂之玉樞歎曰前生以交士夫墮落今乃復爾耶守荆密詢所由云言之長也請從本師語而後惟命守荆愕然徑詣靜娟室笑言曰女鍊師而有男弟子如道何靜娟云卽已知之亦自有說吾家故浙東良人李某抱關淮陰以挾詐事覺被繫死獄中玉樞爲大婦之兒吾本籍平康歸李氏家變後大婦適人玉樞依吾以長繼爲盜所掠之湖南吾挈玉樞遁此間求捨身所徒愛其雲鬢投觀中爲女冠玉樞爲假弟子焉所以然者此邦之人棄內而狎外故易其狀幸勿泄也守荆云玉樞前生故事可得聞乎曰其父晝寢夢魚元機來謁云暫覓居停覺而大婦生玉樞七歲時有述元機小說者玉樞投地號泣卽今一肌一容無男子相自視直處子也守荆驚喜因述真娘夢中語靜娟無然曰雞棲之行亦有數存耶非櫛者

卷十三

故參軍

七

所知矣。守荆拜而感之。其明日。竟爲玉樞返初服。携之赴觀察幕。詭云李氏季弟。負笈從其遊者。紅蓮綠渚。爰定其情。觀察悅。風調。亟挑之。玉樞不屈。弟從容云。身屬山公。惟使君憐之耳。歲餘。守荆將北還。招靜娟與偕。不可。曰。吾老是觀矣。玉樞飄泊。乃李參軍遺種。俾立室家。則仁人之惠。玉樞痛哭而別。木蘭舟中。爰貼萬態製真娘之位。和詩以奠云。玉魚長伴夜臺眠。弟子因依在楚天。稽首氤氳女使者。何須尸解不成仙。舟過淮陰。市人尙有詈故參軍者。玉樞感爲一絕。曰。醒卽求金醉卽眠。當時頗信福如天。阿翁一去捐妻子。獄底應無尉作仙。後玉樞歸南宮。遂冒山氏白儕氏曰。山守荆有情郎也。李玉樞無價寶也。

三郎一妹

西陽州萬山崩。崩者以術致男女恣淫。褻焉。丐人雲生岳。將自蜀入楚。手足告疲。卧古佛脚下。見一童子。年可十二三。形色蒼黃。膜拜佛前。喃喃私祝。旣而拜臥。客心神遽昏。不及答禮。卧而問之。郎爲誰。氏子童云。雷二郎來。鳳人嘗獨行山中。遇陽羨生畜我爲

兒傳銅盤吐納之術。前月自隣塾歸。爲邪師所咒。隨之入林。彼將暈我。而出其所掠男女數人。以示寵異。吾託疾三日。乘間吞男女二人。竄迹來也。彼知之。懼以木劍飛襲。吾度君能庇我。故致其誠。生岳云。僕丐且病焉。能拒妖童云。不須寸鏃。但嚙君之口。令吾跳入腹中。君抱佛脚。過兩時十六刻。彼無能爲役矣。生岳試其技。口翕闔。童躍而入。呼之。則腹中語未幾。風驟起。覺有追捕聲。兩手擁佛踝。須臾。一木劍飄墮。如籀兮童呼云。圍解矣。請爲君致衣食也。而後去。旋

卷十三 三郎一妹

九

自喉際出。令生岳負一榜。行書云。雲雷子猜枚屬對。典切家。旁注云。乞取名士錢。非賣腹筒也。至安陸城。文士不羈者紛然來集。背面書字。覆于筒。一生覆云。本地風光童運筆如帚。出一聯云。幾人又聽巴歌。郢一水無忘漢出潛。一生覆瓦盆二字。答云。飄也。猶能夢雨戴之。何以望天。一生畫蛇于紙。覆之云。介推詩中之物。杜預醉後之魂。一生疑其爲狐。暗覆狐。而人三字。則曰。解舉讐董。稱史孰媚君。而疑此羣士粲然。咸傾倒爲贈。旬日之間。丐容頓改矣。生岳謂童云。郎

腹中男女二人亦能伎倆。否童云。連宵餬口不及。令若輩謝主人翁。吾于夢寐時教之歌舞。今亦可逢時。靜夜竟吐兩男女。肌膚妍秀。言語都妙。男曰三郎。女曰一妹。均兄事童。向生岳爲禮。乃曼聲而歌。按節皆舞。詞曰。夕鉏金兮朝飯玉。陰陽之車兩輪兮。名利之畫一幅。惜君不愛黃竹謠。倩我長歌白華曲。音調非凡。神志離合。童云。此曲祇可自娛。博市人歡。當雜淫哇也。更出錦標云。弟妹善聲容。無絲竹以肉勝。遂戲于襄陽大堤。士女摩其肩。三郎歌曰。莫學芙蓉粧。莫呼楊柳娘。莫驚無水鴨。莫戀無家郎。一妹婆娑而舞。如柘枝焉。大堤女爭欲一妹發聲。卽謳云。橫塘荷花莫輕折。蓮有心兮藕有節。今年不唱古離別。又盤旋作掌中舞。觀者醉心目。自此三郎一妹之名。傾動荆楚。有豪家喬孟公者。揮家僮十餘輩。將生劫雲雷之徒。然炬排闥。惟雲生岳。鼾睡焉。詰之不應。羣臂擊之。斃各鳥獸散。夜分。逆旅人負生岳棄于野。二郎自其口出。以管吹息。鼻嚏而寤。遂辭去。生岳嘗爲人言之。摩腹出涕。

龔簡庵曰。吾人病處。正在腹中。不容一物。丐者無所
不包。胸居奇貨。宜矣。二郎逢場技癢。網則易罹。不從
鷺籠生游。何恃不恐。喬孟公者。焚琴煮鶴之遺。又夢
夢也。

刻銘詞

九真郡多產犀。善刻其角爲飲器者。首稱章氏。詼諧
客。匾其庭曰。起家黑暗。主人誇其典。而士論嗤之。章
氏有孫曰崢嶸。妍骨自憐。惟恐塵汚。年十六。夢與水
精鬥。不勝。有皂衣神迎于前曰。君能與僕爲同氣者。

卷十三 刻銘詞

十一

願逞其通天之技。奏膚功也。崢嶸唯唯。皂衣神乃化
爲大牛。奮一角觸水精。遂逐北也。崢嶸寤後。補思不
釋。竟愾然病。七日而狂作。投水自浴。能伏波行。或歷
時經日而出。襦被眠。殊無所苦。夏月圍爐炙之。無燥
意。凡兩寒暑。病若失如常。惟胸前腫起如瘰。捫之如
稜。月餘。旁肉皆潰。中露犀角一焉。扣之作歌。響徹于
體。崢嶸乞其大父刻銘詞云。分羣流。照萬態。服膺者
無窒礙。好事者徵詞人之筆。或賦云。物之利。可以堪
胸。人不爭。從而刻骨。本非角觸。而介于懷。卽有靈通。

莫名其寶。或爲短詩云。我生與物俱。通理元中趣。何
以致虛明。胸中無熱故。又或倣毛詩云。犀之角。巉巉
子腹。吁。崢嶸兮。自此崢嶸不肯家。食惟飲于河。而洞
達圓珠方玉之理。縱橫海壖。時有瑰意。一日有海舶
人來視者。稱雞林賈。謂章氏曰。君之門禍烈矣。夫犀
善攻水族。蛟螭多避之。今得罪東海君。而附其角于
凡體。雷霆之使。行碎骨求其珍。將安所逃耶。章氏震
恐曰。吾家何遭此厄。亦有術。願乎其人云。速去其疾。
則無患耳。如以爲可。吾能取諸其懷。崢嶸怒曰。犀以

卷十三 刻銘詞

五

其寶寄吾身。而不能庇。何以人爲。雷楔吾自當之。毋
爲術人誑。其人咄咄竟去。忽宵中盜入崢嶸舍。祖父
皆不之覺也。崢嶸欲呼。舌結不可語。然炬索主人者。
彷彿雞林賈。縛崢嶸于床。傅藥物。着胸次。須臾犀角
自出。兩手掖之物。盡無血。裂帛爲裹。瘡焉曰。術何如。
崢嶸如夢更醒。宛轉求貸死。其人卽解其縛。曰。勿驚。
怖。此物在君身。爲不祥。取之益于吾國。然無損軀命。
出藥餌及神方與之。崢嶸曰。死亦無所惜。願乞示其
異。其人曰。此爲駭雞犀。吾國中多牝雞。而司晨者其

風熾則以召災。惟此物鎮壓雞。雞無聲。然劫人之寶。必倍而償也。命其徒以海物置其床。拱手而去。明旦。祖父來慰。且喜海物直數萬焉。崢嶸撫胸若迷。遂棄家遠遊。冀有所遇。終廢然返云。

莊蓬嶠曰。犀爲壬癸之精。而制牝雞者。以陰治陰也。童崢嶸之俠腸。雞林賈之雅意。則並可不朽。

姓狗

浙東濱海多盜。其類尤弔詭。周防有不及焉。鴛湖朱氏子。聘陳氏女。將昏之夕。親串填溢。快覩玉人。隣家

卷十三

姓狗

三

老狗亦趁人叢來。搖尾若戲。當合權佳日。莫之叱也。漏轉月斜。朱送客出門。秉燭入幄。有鼾聲出于鏡臺下者。朱笑曰。是必同塾小郎。醉卧不去。以爲惡劇者。蹲而推之。正如伏虎然。朱便詈云。狗子猶不出。耶。明當殺却。其物忽驚起。急持朱之陰囊。朱呼痛遂絕。其物踰短牕去。陳氏號痛少長。來視則朱郎切齒死。又創在下體。陳述其所聞見如是。疑信無定形。朱翁訟之縣。陳女被詰。亦不能自明。善捕入廉。有年。密言于令曰。乞稞稜以寢其事。越境偵緝。不三月。賊可致也。

令然之召朱翁謂曰此獄大疑慮有鬼魅吾將請于
神矣爾其以新婦歸有所驗當爲爾償怨朱翁涕泣
而去令于是寢息于城隍之宮及曉出門有賣卜于
廟前者呼使卜之惘然曰合婚之家多遇鬼祟此其
是乎令曰誠然吾亦謂爾爾遂緩其捕而廉有年青
計四出得行其智矣有年小婦練娘一旦裹頭出求
入角抵人黨其籍北方者皆不納惟南部之雄稱俞
氏者考其能而進退之練娘能以足承梯及巨缸又
能走長繩如平地俞氏女弟么妹愛慕殊切相結納

卷十三

姓狗

古

焉練娘喜么妹能使雙股劍年十七而姿容絕佳其
兄善吞刀吐旗雜戲非一爲人徑直無深意練娘得
以爲謀每登場後沽桑落爲醉問練娘云若從樵李
城來見幾富家矣練娘嘆曰誠有之彼雖富豈救吾
輩貧也俞氏曰貧亦難忍非么妹阻吾早作跣之徒
耳練娘曰妹阻之若何么妹曰昔東甌諸袁招吾兄
作賊吾泣諫而止夫盜者戴刀鋸而抱桁楊夢魂殊
未安帖諸袁之敗日可俟已練娘曰諸袁亦吾技中
人耶曰是也彼所羅而致者皆刑之餘不牽率爲囚

不已。比者。姪狗忘命。非其明驗歟。俞氏曰。且無譏誚。人。姪狗事稍平。聞其談笑。入湖州矣。練娘曰。可得遇此。姪否。么妹云。常常見之。貌可粲也。心毒如虎。又喜與婦人言。姊以不識面爲幸。練娘曰。吾輩女流。正樂觀其醜態。因使么妹。慫恿其兄。下湖州。未幾。傍湖一大村落。有羣。譟而觀者。么妹云。此卽姪也。練娘大喜。聯臂覘之一。小丈夫。短不過三尺。衣冠類學究。搖筆灑然。拱手就坐。音如小兒。說詞云。臧孫猶自號侏儒。平仲原無六尺軀。短簿風流短李續。被烹郭解耻非夫。吾崇虎字巨民家。于四明。力能三躍。奈踐形。惟小直。具體而微。生比。蘭人老求竹馬。望君肩背。宜可梯焉。訪我鬚眉。常于。勝也。入王維床下。不待。鞠躬游畢。卓。甕中。還防。濡首。然而。小人腹。亦有寸長。豎子名何須。方大問。樵僂之俗。若者。昂藏。師痾瘿之風。有人促縮。只合乘車鼠穴。便作地行仙。誰能卜。策蝸廬。請爲坐上客。詞畢。歌烏烏之曲。如蚯蚓窠。蒼蠅鳴也。擲錢盈其案頭。日暮。過俞氏談。因訊么妹。並拜練娘。意若忻幸。練娘餌之語。稍密。問練娘作室家否。答云。新寡。

故夫在橋李媵問舊居樂否。答云：從夫多不利，若陳氏女甫合卺而已，喪良人者尤可哀。已媵云：何爲然？曰：聞遇鬼物矣。令君亦如是云云。我三年而寡，視陳女過之行，嚙口于枝耳。安能鬱鬱爲人婦哉？媵云：僕正無家，願依娘子。曰：此亦何嫌？第君稍迂，能不爲兒童侮？我又不能自立，奈何？媵云：僕貌如文士，身捷于孫。媵狗之稱，非無拳勇矣。練娘盡得其曖昧狀，故與之同游。媵將爲亂，姑禁之，托以返故居。媵竟偕之歸也。有年已偵知之，往則擒而置之籠。媵大駭云：僕

卷十三 媵狗

六

何罪。有年云：吾邑中待子久矣。入縣庭，械其小足。朱郎之獄成，云：衣狗皮以入室，將爲盜也。爲朱所覺，乃碎其陰以自脫。詞連諸袁及卜人，並治之。不數月，戮于市。臨刑，媵狗歎曰：行年五十，不能保三尺之軀，命耶狗耶。觀者大噓。俞氏兄妹，竟慕練娘捕術，來歸。有年爲捕弟子。兩松先生曰：練娘精餌表之術，猛豺虎亦受縛矣。况媵狗乎。

彭于我登州士人性忼爽讀史不平處每擊案碎其指嫉文者多鄙瑣棄諸生執戈于伍登帥愛之命掌書記牋奏皆稱意字而不名一年擢千夫長初帥之相人預戎政將校多所進退羣小忌于我者爭貝錦于夫人前因醉泄令言于帥責黜之于我益孤憤隨賈人上海船爲析秋毫之事時值颶風摧海舟不能從漂至絕島舟人葬魚腹矣于我子然尙存匍匐行島中忽露城郭皆運甓爲之門如甕口人行有窸窣聲近視之大如車螯小亦螻蛄之屬人語必吐沫細

卷十三

結圓陣

七

音在肩楚楚可辨有頃郭索者作殿呵人皆曰大王來于我屏息見王特魁岸具人形袒而馳馬體肉如縷切呼左右召于我懼恐從之至宮中俯而稽顙王命掖之起設氈置坐王曰卿乃孤之宗人宜有咨詢勿吝韜畧焉于我惘然謝王曰孤嘗王大梁都定陶受醢而爲魚世傳彭越者是孤化後水族始有螾蟻之名顧數千年來宗族蕃衍爲人網羅者卒不免菹醢孤匿迹鯨人之宮俟滄海爲田行荷鋤出耳惟是綿綿之感不在劉季而在呂雉竟無能報之雉死後

遭淫于赤眉。尋復其妖質。山梁無偶。乃入水爲蜃。孤嘗率介士合圍。而妖蜃吐氣爲樓。無腸一軍。遇伏戰沒。孤憂心如炙。宗人其助之哉。于我憤形于顴。眉豎髮立。曰。臣雖不敏。願爲大王殲此妖氛。請假節鉞矣。王再拜。令自偏裨以下。不用命者斬之。于我進謀曰。我軍多橫行。彼陣能閉置。剴固不敵柔也。勿輕搗其穴。王曰。善于我。傳檄海邦。其詞曰。妖蜃故呂雉者。老陰煽陽。幾銷炎鼎。赤帝子昵于朝。雉包羞忍耻。流腥九窟。不可言也。我王功名震六國。智勇侔三齊。爲妖

卷十三 結圓陣

六

所紿。鬻及肢體。命也。罔極。獲罪于忠。雖使枯海血流。潛靈皆裂。可勝悼哉。夫我王若改其貞操。挾先世房中之術。以自固于妖。席寵握歡。宜在辟陽侯上。誠不屑者。寧魚肉而死。毋鶉鵲以生。今者妖卽于幻。竄伏波際。毒霧化樓閣。惑美男而淫之。我王忘其切膚之怨。與海宇清蠶。躬擐甲冑。將滅此朝食。而無腸之衆。先覆于隍。義兵不戒。天若小挫。將以逞妖志而斃之也。本軍宗臣大將。礪齒待仇。維約羣龍。建旗老鼉。擊鼓。吉日維丙。陳兵陰室。本軍晝然陽燧。焚其樓焉。妖

或勞匿。凡水精君長其俘。以獻。黨惡者移兵討之。殛無赦。于我乃以王命戒其師。遇敵皆退。左右旋轉。結圓陣。以居。如薄樓下者。斷手足。命敖氏二帥。以犀甲。軍繞出。妖背設伏。解氏之衆。取稻于瑯琊。以餌妖黨。又召海南沙蟲之卒千人。以淫矢與妖接。奪其魄。丙午日。于我乘指南車。領親兵入妖穴。取陽燧鏡。如斗。滅蠶樓。王持兩鉞督戰。雷電之聲。虎豹之氣。軍中大呼。彭王不死也。妖蜃女戎數千。隸丰氏者。爭取所餌。稻被擒。斬隸合氏厲氏者。中沙蟲淫矢。皆斃。妖見樓。

卷十三

結圓陣

九

爲灰燼。率其所幸。兩蛟子返走。犀甲軍圍之。蛟子戰歿。妖將遁。于我出許真君縛慎郎之索。執之歸。獻捷于王宮。彭王引佩刀親割。先自噉也。遍食。諸介士拜于我。曰。千秋之憤。洩于崇朝。非宗人能縛妖哉。于我謝曰。陵谷變遷。無怨不復。曩者殄妖。方畧皆真君所授也。王與諸將皆向空謝。于我忽念鄉邑。王曰。宗人肉骨之恩。孤當負之。以趨。敢淹大德。于我竟登王肩。浮游海波。瞬息抵登州岸也。廻視彭王。如車輪然。浪涌旋失。

學軒先生曰。彭王旣放。誘而醢之者。雉也。千載冤獄。讀史惡之。于我身任戎行。立不必有之。竒功傳不可無之。快事偉哉。

房氏功烈

滇北元馬縣。爨之別種爲獯人。男駢而女黠。能爲變幻諸術。吾氏女矣二矣三。多以技肆其淫惡。所居馬鞍山下。鄰人雖江楚之猾。無能測其姦狀。二姊妹皆好女子。善竊漢種。常以月黑夜出。伺男客。但皮肉細膩。與爨不類者。摸索之。卽牽以入室。交懽復疊。死則

卷十三

房氏功烈

二十

座之。或奔走逃命。二輒化爲虎。逐咬其人。亦斃之於道。先是川南老賈戎姓者。負諸資布。寄宿他村落。二潛攫其物。戎覺之。持梃逕擊。隨化爲馬。戎置鞍乘之。三日。鞭策委頓。不與水草齒。竟至死。不復其形。蓋戎固能制幻人者也。二死後。三孤立。不敢爲兇。惟妝飾容。首求少年苟合而已。村之東房氏子。駟兒。白皙未婚。隨其父母自黔中來。遇三於中谷。得諧其私。三願捨身以從。而漢民無娶爨女例。三頗蘊結。時登駟兒床。就之。或其家人有所警觸。則化爲貓。若犬以出人。

亦疑之而奔駛不受捉縛。駟兒醉後或述于所親。年過二十娶宋氏女亦黔族也。三間有婚期涕泗欲死。駟兒云卿雜種不可將飯奉祖先。吾自有婦耳。合昏之夕三化爲猴竊食其厨中酒肉醉而卧。三更不起。厨人執以告親串來問猴之毛色稍異于常。或曰撻而放諸。或曰以畀弄者。駟兒之父揚言曰是不可留也。宜告于諸村與衆焚之。不然恐不利于新婦。駟兒心切難忍。顧不敢請命一語。詰旦猴醒而遭縛。惟向駟兒垂死淚而已。日中諸村來集江楚之隣。咸曰快。

卷十三

房氏功烈

三

哉。焚也。倏然舉火。猴骨爲粉。竟不返妖姿焉。是時三月炎旱。幻猴旣焚。其夕翻盆雨。人謂房氏之功烈。王鏡夫曰。孫恪妻袁氏。逐伴歸山。猴化爲人。旋復其質。人與物豈異性耶。吾矣三。以人而化猴。逮死終不得爲人。非精靈而妖蠶矣。焚如死如。不若人並不若獸。或曰。明代土官吾必奎反。戾氣鍾于婦人。有自來乎。

獠疆卧

沙河縣一古寺。出塵塚中。龐生者携篋來讀。清秋白。

月細吟如壁蟲。若有笑于墻下者。生題詩著牕紙云。
夜寂有疎意。秋空生小言。那堪蕭寺冷。刺促動精魂。
倦而假寐。恍惚達一函者。展視之云。旁風君長。將行
秋。獨于沙邱之地。惟先生肯來。登高賦之。殊快事也。
闔畢不覺爲曠野。行見人小于豆者。千百爲羣。其人
腹圓如鼓。跂行甚速。介士唱揖。延生入帳。王執禮甚
恭。置生高座。視王之體。腫而蹒跚。以指彈腹。作琵琶
聲也。王曰。予小子蠕蠕。別部旁風。國彈丸一隅耳。沙
邱人民。擁而立之。誠不敢依附大人之庭。爲指爪所

卷十三

猿羆卧

三

箕遠祖遊戲人間。緣相鬚經御覽。不至撲滅。倖免也。
族子無賴。效文士估卑。誦阿房宮賦。以卽于難。吁可
惜哉。今者率蟻姓公族。游獵于斯。先生視其戎行。有
可以授孺子教者。幸之甚矣。爰有軍司馬執旗前曰。
請爲黑白蠟陣。王命鼓之。白卒如雪。黑卒如漆。分兩
隊。左旋右抽。鳴金皆退。司馬又呼曰。請爲蝸角蠻觸。
陣。其卒皆斑黃衣。往復跳擲。不離分寸。王曰。此古人
超乘之遺。司馬又呼曰。請爲螢火人立陣。其卒衣緋。
肩疊層累。如長狄然。聞金則碎爲無數螢火。王曰。是

非妖幻也。以之攻城皆克矣。旋命合圍。久之野無所掠。蟻姓之良。啟王曰。荒野細蟲。皆聞金鼓。逃遁。惟一獠。僵卧。殆屍。居氣焉。請軍士就饗。王曰。可。生視其人。似丐而倒地者。食或未饜。輒入其膚。羣瀝其血於楛。以進。王歛之。而甘曰。此吾國中醜也。不以辱先生。生因慨然切諫曰。王之度。不肯寄視中。可謂雄矣。惟師中少仁義名。奈何。王愕然。生曰。人爲物靈。寢食之。均非國是。若蚤居于狗皮。蚊築于蛇足。雖狼籍爲有名矣。王憮然久之。生以詩示王。云。南征無奈六千休。

卷十三 獠僵卧

三

叱咤風沙。號小侯。皮骨早教憐。措大高談景畧。使人愁。王浩歎。方已。忽報云。疆卧獠。撲殺我兵數十。擒壯士數人。昇之火。軍中皆鳥獸散。王不知所之。龐生尋寤。因勸然曰。王之意。不肯寄視中。而謂雄矣。南越王。化臨終。謂其臣曰。吾山陵必營國西門外。子隨之。殺人盈城野。其遭天誅也。亦若虱焉而已。

鼃塚

南越王化臨終。謂其臣曰。吾山陵必營國西門外。子載。後當作蛇神。救此。那旱澇。其臣從之。及南漢王襲。

之世左右有以佗訛告者。冀曰：彼而蛇，我則龍矣。鼎湖去日，宜葬我于東郭之高峯，誓爲龍伯，不使昔蛇有功，左右亦唯唯。南宋末，有武夫卜完者，少矢忠義，自厓山北歸廣州，痛一塊肉之無存，世傑秀夫咸隨逝水，告于南海神曰：卜完生不能報國，死當爲巨鼃，負帝出于波，遂赴海死。後辰歲，粵中旱，經生獻議，請禱于西門外廢池邊，牲醴下投，則細烟上裊，中露小蛇，不及尺，雨竟滂沱矣。忽東郭雲際出一物，蜿蜒若龍，鱗爪動盪，有頃，霹靂繼之，雨卽霽。陽鳥集于池上。

卷十三 龍塚

語

經生咋舌，謂蛇固不敵龍云。其明年自春徂秋，粵無乾土，胥吏請于長官曰：東峯之龍，是能致晴者，盍祈焉。長官竭誠薦玉帛，不識風從何穴起，號于高峯上，愁霖掃空，官吏且感龍德。而南海中遽騰黑霧，急雨翻盆，一晝夜乃已。海島漁人見南境有龍如車輪，昂首噴霧，乃互相驚告，以爲是我卜完魂也。今西山北極祠旁古潭，畜雌雄兩鼃，雄病歿，州人置塚于潭側。歲時致祭，水旱不爲災，又祠中香火處，結小虬枝爲闕，有二蛇巨細縈繞，無端忽飛去。近世附會之儒，或

云趙佗以其兒神而卜完偕其知化信矣然則劉襲
之爲龍又安適哉
星園曰介之德圓而神鱗之德方以智三人之舉亦
以妙

卷十三 龍塚

三



此書在文獻閣而輒檢之於是以錄三人之舉
蓋謂又安適哉

此書以其良輒而十八高...

六合內外環言卷十四

積銀甕

越諸生輔沂性嗜賈少游於京獲什一之利復走郎陽山中值土人掘井得蠟殼泥甕一器中容三十升沂買之夜夢其翁告曰兒所得物積銀甕也貯以銀錠一屆十五月啟之卽滿然數不得至三萬至則名入盜籍行喪汝軀慎勿觸荷戈者怒沂夢中如教至隴西方有戎事爲涼帥掌度支頗尙賤削西涼介者

卷十四 積銀甕

一

不敢怨節度而對其會計人有兵弃田允行二十者本朝鮮人在戎行素負膽力向沂言曰先生飽欲死某等飢無以自存何不相貸耶沂蹙然曰是官帑也若私惠吾子如衆卒何允詈曰田二十得志不斫汝頭頸者有如河作叫囂去于後沂果以銀一錠貯甕中及期而啟之銀齊甕口審之銀面俱刻輔姓摸甕邊多輔字形沂大喜以爲天授固然矣又三年積萬餘金攜甕赴湖南將入長沙居貨舟泊洞庭湖汊見大扁若列屋岸側者詢爲遼海客芮位五相與執手

道江湖樂位五豐于貨視沂不啻三倍沂悅其善賈且問致此之由位五曰吾猛以取之故財大而獲捷抑吾客二子皆能向陶朱猗頓搯吭拊背而取諸其懷此非財之難蓋人才正不易得也沂請與語從別舸呼之至一爲金收木勾吳人一爲直見大東貉人皆機警善俳沂問所能收木曰吾常枕間得海月取床下龜同器畜之近乃見水不見二物矣然水卽銀液沂笑曰殆養陰以生財者耶見大曰吾以十斛麥作五斗麩食花猪二麩盡則滿其槽置槽于倉五

卷十四 積銀苑

二

穀養人而歲不竭沂大笑曰小畜宜其亨也二人既交歡盡述其伎倆乃皆盜之猾蓋金收木善置妓于湖船餉諸商而取其藏直見大則善治庖割牲設醴以享其徒出掠湖南之販穀者沉其人而鬻穀直故各爲隱語如是未幾位五將之聞與沂作別沂見其貨少謂公何爲韜晦豈良賈深藏之意乎位五曰此行也載寶者七黃白三之吾有西番刀二能隱物形置珠玉中則一篋隱十置金銀中則十篋隱百斯可以掩富而不至耀貧耳沂請視其刀大不逾尺有光

黝然輒羨之曰。公此物肯假其一否。位五曰。何妨乎。沂密以囊示云。以此相酬。他日弟兄萃處。仍返其初也。位五曰。大佳。留刀一枚。持囊竟去。沂在長沙。居貨既多。得貪賈之目。人呼爲合斬公。蓋穿穴其姓名也。三年。位五以書至云。闔中貨。謝湖南之慳。闔中人。遜湖南之悍。盍卽謀沂。答云。吾黷貨。恐數盈。邇日咳唾。皆能結實。財橫逼人。恐求貧不得。卽覓活更難也。吾夢受先人誠。慮爲象齒之焚。意不及闔遊。前囊可棄。則棄之耳。毋再返。位五復書曰。僕亦欲還遼。君但能

卷十四

積銀囊

三

來作生死別。不賈何害。沂勉從之。扁舟至闔。不以貲往。位五偕金收木。直見大欸。接道故先出。甕還沂。沂亦以劍返。收木曰。囊固能聚芮氏之銀。而不能改輔家之姓。脫有牽絳。奈何。位五笑曰。弟兄俱入網中。豈能獨出。沂則隱隱狼憂。而詞不敢達。直見大曰。吾于書中見一紙云。擒金捕輔。血穴骯髒。是何兆歟。位五曰。亦金多之讖。第不足疑。歲餘。收木盜事覺。爲千夫長。所縛。送沿海守將錄由。初不服。施厲刑。詞連直見。大同惡芮。位五主家守將密令健卒搜位五舍。得銀

鈿數千枚。皆刻輔字。因詰位五。備陳輔沂遺。夔守將
撫掌大噓曰。輔沂鬼使爲盜耶。繫沂至。沂視其人。卽
田允二十也。憶前父誠。知不獲免矣。自陳與芮爲盜。
積銀三萬。芮則合計貨寶。將十萬焉。獄成。沂位五收。
木皆棄市。見大戍遠方。聞積銀。夔已爲田二十所有。
識者謂非田福也。嗚呼。輔沂以書生抱。夔被極刑。禍
亦烈矣。福之謂哉。

稷塘先生曰。沂不死于貪。而死于刻。今之予智自雄。
不留餘地。以待天下人者。不逢田二十。宜其構矣。

校醜郎

卷十四 積銀彙

四

陰少連。蜀仁壽人。嘗客大梁。值歲祲。買一僕三婢。僕
名駒兒。十三歲。而駿發。婢字筆筆。瑟瑟。阮阮。皆破瓜
年。菜色之來。雕胡以澤。少連爲之易衣置履。澡髮搓
肌。光艷能熊矣。駒兒故清喉。善謳。諸麗曲。又趨捷。能
爲跳舞雜劇。少連愛之。語稍及褻。卽云。不以薺往。而
以荼來。君亦何情乎。少連竟憐而止。及歸。三婢俱有
寵。而瑟瑟不如筆筆。不如阮阮。少連之大婦羅。亦美風調。
嘗請甲乙三人。少連曰。有絹百疋。不買瑟瑟。有金一

平不換箏箏。胡麻一飯。方見阮阮。夏月晝時。忽見駒兒行日中。而無影。怪而問之。駒兒云。昔吾鄉五月無雨。旱魃附在吾身。因感瘡。治者取魃影于日中。吾瘡愈。亦失吾影也。少連笑曰。信然。毛詩旱魃爲虐。當作如是解。歟。駒兒十六歲時。中夜作哭聲。詰之以魘對。門前突在一物。如羊黑鬚白睛。奔駒兒。駭且號。出戶。物逐之。入池水。俱沒。泅者赴救。僅得駒兒。衣裋襪履。如蠶脫焉。少連悲咽。疑爲前魃所傷矣。後五年遊梁。憩舊館。迴憶駒兒物化。悄焉復悲。入夜。駒兒褰帷入。

卷十四 校醜郎

五

少連曰。兒已爲鬼。得無怨耶。駒兒嘆曰。始吾事君。求爲鬼而不能也。今始卽真耳。少連愕然。駒兒曰。昔河南大饑。辟及童子。司土神慮吾尸爲人所食。沉之河。而冥中方嗷嗷議賑。千魂野處。羹飯又無。遇梁孝王爲鬼仙。授鍊陰訣。骨立而形成。約曰爲飽殤。三年復隸地府也。曩所見羊爲鬼之精。追我幻質。主者以三年中事人無過。今試職校醜郎。猶人間小坊使矣。少連曰。鬼遊人間。得毋妄耶。駒兒曰。鬼多于人。良莠備具。卽君家阮阮。亦其族也。少連不信。駒兒曰。身任黜

鬼之事敢備官而忘。出青囊檢之。白骨無數。云此皆掌中魂也。取一小骨。授少連。曰：歸而置阮娘之頂。當有異矣。卽辭去。少連歸。阮疾已革。哭而請曰：覩顏人世之人。求鬼不得。君憐我者。俾之速逝。則妾以死爲生矣。少連悟其意。取骨納其髻中。倏然而滅。蛻如駒兒。

牧塘氏曰：奴婢三年。竟不妨主。鬼之良也。駒十六歲。試職爲郎。安知阮不爲命婦。往在京師。旅夜說鬼時。一客從容曰：吾不知談鬼者。幾人是鬼。君又安知我之非鬼乎。因話陰少連事。咄咄累日。

卷十四

校魄郎

六

文則敬

彭澤縣曹厚基。五十鰥。且獨。小女夢娥。年十五。性柔謹。融融承養。猶愿子也。邑之紳魚府海者。字鯨侯。先守瓊郡。航諸貨寶。引疾歸。金穴已深。而身無窳。安地言青烏者。盈其庭。獸廬陵人文則敬。與魚針芥投。偶行厚基所牧。放隴旁。則敬躍而前。曰：牛眠乃在是哉。召厚基。議執不肯。嚮則敬曰：魚大夫威名嶺嶠。亦聞之矣。塊土之獻。結富貴權。公何不達。厚基云：非某違。

命先人遺土也。雖饑餓不以易米。則敬曰。聞君五十無嗣。寶此何爲。且以不讓見怒于大夫。尺地卽非君物。安得終據乎。厚基念曰。子爲鯨侯家狗。乃向非其主。作吠聲耶。魚大恚。命僕執厚基。則敬前觸其胸。厚基故能搏。曳則敬倒。並拳諸僕。叱咤歸。夢娥知之。泣曰。貧人無罪。有勇其罪。父手搏數人。魚氏訟有詞矣。如後患。何未幾。縣隸捧符至。以黑索拘厚基去。令君奚必陶。會假魚數千萬錢。未之償也。以是欲結魚窮厚基得罪狀。趣大杖之。厚基忿爭曰。鬥狼同罪。獨撻

卷十四 文則敬

七

無罪。民刑爲官乎。爲私乎。令勃然將繩以兇惡法。厚基當配。遂付獄卒。是時夢娥入城。視其父。風雨驟至。憇路旁。尼氏庵。先一婦。瞑目坐地。鬢髮起。香霧氤息。如雲。璇須臾。拭眼見夢娥。大驚云。好女子。惜父爲囚矣。夢娥泣訊。婦曰。破家縣令。而村民庭折之行。適遠方。煢煢弱息。呼天奈何哉。然能毋吾救汝父。夢娥再拜曰。兒勿敢忘。婦牽臂行。雨甚。而衣履不濡。賊中街市正囂。如無人境。入門棲息。又一尼氏庵。供帳咸備。美饌餽香。杳不知其來許。衙鼓二更。婦以小樹枝

授夢娥。又刀圭藥一囊。戒云。宜往狴牢。瞰汝父。但由隙入。自無所阻。搖樹則光可炬。杖處膚裂。藥糝之。而出。無得語言。是夕。厚基呻吟。衆囚中。若夢其女爲墜來者。而不能訴。所苦既寤。瘡痛遂失。又數日。晝方永。婦復語夢娥曰。奚令之妻。鄭夙有珠癖。又善乳懾其夫。兒盍行苞苴。而脫父于難。出明珠豆顆者二云。此可爲獻物。夢娥蹙然曰。抵隙之行。至今心悸。朱門晝開。身非賣珠娘。何力延緣也。如曰。駭兒昔葉法善教明皇隱形。或露衣帶爲人所覺者。戲無理矣。此行而致。揶揄吾女。豈母教哉。取方諸脂。調筆畫女兩眉云。官衙呵殿多驕陽。無能靚子者。遇陰人。則相見必悅。因教之語。夢娥從之。陽烏旣西。鄭方倚簾。窺盼一女。逡巡自外間入。丰格殊儁。延之坐。乞屏人語。先獻其二珠曰。我曹夢娥也。父爲大尹。所惡將投四裔。我破家得二物。求孺人一言。不可當以死繼之耳。鄭連諾曰。是何難。吾受汝珠。卽爲汝役。三日當報命矣。夢娥謝而返。其夜。鄭呼奚君責之曰。曹厚基何罪。寒乞之徒。以好百姓皮骨。求媚豪右。已遭神訶。又已甚。而文

致之竄數千里外。妻孥號啕。誠如是。吾不知死所。奚君謝曰。藥石言聞之已晚。及茲補過。何如。旦而升堂。出厚基于獄。曰。疾痛深矣。當暫歸。厚基感不知所以。逕還家。實不意夢娥猶在城也。鄰人或言魚氏乘其爲囚。營生壙于隴中者。覘之而信。夢娥亦至。偕一中年婦。曰。吾所拜母神人也。先後拯父。皆母之訓。厚基涕首謝之。婦因教厚基掘藩溷于壙前。爲三日。詈有事。當自來。援言畢不見。後一日。魚氏諸僕挾拳師以來。文則敬亦與。父女皆罵。羣寇竟縛夢娥。將糞其口。

卷十四 文則敬

九

耳厚基力門。僅以身免。霹靂飛于青天。婦忽下。以一指解脫。女揮手震魚氏。壙地裂爲潭。拳師與諸僕有陷而死者。餘人駭奔十里。遙婦戟手罵文。則敬曰。毛色未怪。輒號堪輿家。壞人之門。斬人之窟。業海中多汝輩矣。阿婆至。猶掩飾耶。搥其首化爲老狗。豪而逸去。婦謂夢娥曰。身是龍母。子卽蔡霞秀才。霞時遠出。吾醉後喜嚙人血。天帝謫之鄱陽湖。兒遇吾有緣。聊以劍仙術遊戲人間耳。今返湖矣。雷雨大動而母逝焉。歲餘。奚令偶爲鄭飾粧。見二珠奪魄。詢所自。云從

珠婆售者。令訝非凡。二珠忽跳起。分入其兩眼眶。在室則毛髮能察。登堂不見一人。尋廢。雨村先生曰。龍母跡類劍俠。世有急難之子。無不乞爲其兒。顧以珠納賂。柄在房帷。計何下也。或雷電之女降神。訶責否則。匕首斷髮。怵人夢魂。宜可褫貪尹之膽。而使之奉令不遑。胡不出此曰。役于妻者。以妻臨之。其妻有意中之珠。不可言也。其夫有目中之珠。又安可道哉。自有奚氏珠。恐交甫懷中。無此靈異。其死也。當如貓睛爲獅負焉。

卷十四 文則敬

十

首戴盆

婺源賈饒。本寬。有子末室。門楣遍求。均以丁壬錯。迂爲恨。言星命者。謂君佳婦。不在戚里。中占之。或江頭飄泊人。當有所遇。時頗笑其妄。亦聽赤繩之繫而已。有編木于湖南者。本寬將置其貨。腰纏以往。買舟蕪湖。逢字卜人。拈凸字測之。云陰中之陽。人中之賊。能爛其頭。縱橫平直。舟人妻子俱善理。械有女笄而慧。凡晨夕盥沃羹飯。皆所親授。本寬愛之。小孤山泊舟。一女尼修眉俊麗。向客稽首云。移錫歸武昌。將赴慈。

航便本寬家故。佞佛僧尼嘗踵門見此尼。繳一裹一足。繭憐人以商舟翁。但云惟客所命。本寬曰。江行固周防匪人。佛氏女師。宜不現盜賊身也。竟許共載。隔門而居。尼在舟。頗嗜飲噉肉。偶入市還。出裹中金錠。示本寬云。昔江南某氏娘。施此飯僧者。將以黃易白。而無售主。君幸通有無。卽亦不計直。本寬遽以銀易之。固好金也。舟行泊湖口。野曠船稀。遠鐘初動。尼忽闖入本寬門中。燈熒熒然。人未寢也。本寬疑其醉無行。尼叱云。僧謂我守雌者耶。吾業綠林。貌緇流比邱。

卷十四 首戴盆

十一

尼乃其變相。今勸黃間稱鐵棒子者。卽我是呼舟人。戒云。取饒氏橐中物。汝輩毋張皇。人舟且碎。因示以繳柄中鐵棒。舟人父子俱戰慄。本寬知誨盜已久。命懸于棒。卽乞免死。尼不可。本寬泣曰。盍醉飽而沉我于江。猶不許。舟人女代爲之請。尼方笑而諾。命女開壺肆飲。大言曰。彼已獻其金。汝安得私其鼎哉。女點頭潛取粥于釜。盛大瓷鉢。給尼來戲。首遂戴盆。氣灼而絕。呼其父兄沉之。本寬喜。將貽千金。女曰。苟利君財。何以甞盜。乃爲子納聘。酬其恩。女竟歸饒氏。

殷翼軒曰。人知鎖在繳柄中。爲盜之利器。而不知吻在釜鉢中。卽女之神機。饒老不疑空門。可云憤憤。幸而子婦謀成。女戎克敵。然已隣于死矣。他日女捧食器以進。翁必曰。使我至今心慄。

和尚妻

韓生述祖餘慶人。少遊于東峯之銅佛寺。僧寶巨。與爲方外交。過從留飲。必以素筍啖生。而自食蜜物。生將染指。巨奪其箸。勿許。下生以慳責之。巨歎曰。此蚶。燻所釀。老衲枯陽之物。君士人當嗣續。可自戕虐耶。

卷十四

和尚妻

士

生感其行。巨旣化。法嗣松華亦共生。食而自啖。蜜物如其師。第勿禁生箸。哺其物以歸。審之則殭蠶也。遂惡華之墜。其宗風勿復就食矣。有道生者。結茅于東峯之麓。業伊吾雞鳴將讀。聞山中行人聲。從紙窗漏隙窺之。見羣僧袒半臂。執刀而四瞰。尋有昇死人出者。瘞之前山。道生大駭。旋與韓生言之。韓曰。吾固有疑。但事無據。又吾輩儒儒。發之適足召禍。未幾道生他適。書屋遭火。知爲礙。目者焚也。黔撫王三善綜理庶政。韓生以戲奏八幕。一曰語及銅佛寺故事。撫軍

蹙然曰。是殃民久矣。下吏訪之。百里內多迷失女子。疑盜賊虎狼所傷。而蹤蹟又杳。民間謠云。竹笋不食。食蛤蜊。生女半作和尚妻。然寺大僧夥。莫敢云何。撫軍率輕騎掩捕。衆僧就執。松華遁焉。拷掠備至。而不言賄。矯所撫軍。令曰。僧人營窟多在佛腹。曳佛倒地。宜得姦狀。百人牽佛。心胆互怯。竟日而佛不動。將士益疑懼矣。其明日。殿前蓮池。空明一鑑。中浮大金字。四曰阿彌陀佛。衆奔告。撫軍來觀。韓生亦在列。曰。詰汲池面水。水淺而字復現。則神矣。不然。詐也。從其計。

卷十四 和尚妻

三

水去而字滅。命涸其池。池邊隱隱聞哭聲。撫軍曰。機在是。水門豁開。始見地室。窈然深透。通于殿後。僧被獲者數人。池面字卽其所幻。女子掩面嗚咽。聲相應也。撫軍錄其籍。命有司分送其家。而積炭爲山。以鎔殿銅佛。旣沸。盡煎諸僧。惟在地室者。懸首東峯頂。寺爲煨燼矣。松華遁後。蓄髮數年。投賊中。變姓名爲陳其愚。詐降于黔將。撫軍推之心腹。初不虞也。竟爲所害。韓生慷慨誓報。獻謀于監軍。擒其愚。寸磔之。其愚臨刑笑曰。吾爲銅佛寺報仇。手藏御史。今死晚矣。創

子抉其心肝。黑色如鐵。殆非人種云。

特旭亭曰。惟禿斯毒于松華尤信矣。王撫軍坦白過人。竟爲文偉之續。安知佞佛之徒。不曰銅佛有靈哉。君子謂韓生智謀士。軍中納其愚之降。而不一諫。帷幄疎密之際。于生也無恕詞焉。

巨槌擊斃

商叟家茶山。富于貲。而守之不以道。人有急難。閉戶託疾。罕得姻欸語。賅吏廉得其短。五體投地而乞憐。不可。則捧朱提而泣。目盡腫。乃獻之。先是。罹憲網。里

卷十四 巨槌擊斃

十四

中跂望叟。不日可破家。與毛髮驚落。有杜公垂者。不羈之士。力障叟。叟以金多爲餌。公垂曰。君奇者所爲。某殊不屑。慷慨數言。脫叟于難。里之人羨叟之遇。嗤杜之仁。皆曰。何爲若是。叟自是益閉置。人有怒于色者。謝以目矇。怒于言者。辭以耳塞。蓋驚波已定。無復顧慮焉。其後杜爲人所訐。計千金可免。壘議而囊日羞澁。時人謂叟不當膜外視。叟方數黃白于庭。聞杜至。足疾大作。屬其子孫酌酢。杜大噉。酬飲作歌曰。紫霞盃中有黃金堆。千金一飲盡。一盃吾復來。金錢作

龍盃作地。飛向北邙安在哉。拂衣去杜之僕。麻二郎
冀州人也。于是疾叟之背德。辭杜他適。杜亦不復挽
之一日。麻二郎引一婢獻于商叟。婢字樊娘。美而慧。
叟恐其直昂。二郎索之極廉。叟曰。容好不求直。得無
詐耶。二郎曰。吾小妹也。長者收之幸矣。豈市容首哉。
叟納之。而嬖樊娘。喜塗澤。言詞工刺譏。叟之私人。掌
貨泉者。皆被蜚語逐去。一下箸必廣搜腥膻之物。啖
之而甘。盛夏則曲盡聲色之事。冬月惟擁爐臥。不飲
食。亦不饑。叟故豐肌理。樊娘作羹以進。嘗少許。卽溲
溺不已。日就尪瘠。每歲復藥之。耗頗甚。叟亦厭之。先
是某中貴。以白壁五十事寄叟求售。叟餉以萬鎰。而
返其物中。貴歸而啟積。則凝脂之貨。皆黥汚焉。大駭。
以問叟。叟怖絕。入內責樊娘。蓋藏庫皆其職司也。樊
娘力辨。顧玉質已壞。令叟償其價。叟不服。中貴以勢
脅析財賦之半。涕泗出血。持巨槌擊樊娘。應手而斃。
暑月盛穡。將埋。麻二郎號而至。舉家愕眙。二郎謂叟
何殺吾妹。不令吾撫尸哭者。訟雖死不休。叟曰。見卽
無辭矣。錐蓋視之。衣服如蟬脫。中覆一大蠅。形如箕。

卷十四

巨槌擊斃

五

僵臥首流血。二郎慟曰：生死命也，無尸而假殮，有尸而幻化，請大官理之。徑赴訴于都臺，叟坐獄累月。遠近傳爲快事。會南御史有贖貨者，叟之子孫行苞苴，捕二郎于獄，詰其妖妄。二郎曰：商老多行不義，妖由人興。官若有妖之見，置民于死地，猶是妖也。麻氏族頗衆，能箝其口。刑御史中餒，姑繫之。夜半獄吏聞無數小兒呼曰：二郎歸也。擊登聞鼓，不亦壯哉。呼畢，二郎脫械飛去。商叟老疾無賴，竟佯狂不知所云。廣桂亭曰：異想得未曾有。誠如是，憎蠅賦可不作也。

菌患

卷十四

巨槌擊斃

六

扶溝縣西小村落，居民數十家，共井而食。管氏婦者，其夫外出，當盛夏陰晦，開尸延爽，見墻下白菌如蓋，拔之供饌，味絕佳，羹入湯飯，加餐努力焉。經月，其夫自外歸，夕引與合，終夜號泣，貫革維艱，諦視之中，有物莖起，挺而外達，數日，頂亭亭成，菌疾甚，不敢諱，顧無能醫者。村中來女尼一人，云能治秘疾，其夫延之，視管尼云：此陰劫也。壬癸之氣，孕火外然，用吾鉛刀一割，而可管呻吟云：誠知贅疣爲害，毋乃捨性命乎。

曰。吾不龜手。技有年矣。法非幽閉。毋畏鷲室也。藥
竟割敷藥末少許。謂管云。卽愈矣。一月內。毋食井水。
緣陰極之火。多聚于井。犯則病來復也。管如教。酹鑿
有加禮。無何其。一村婦姑。相染成疾。惟年過五旬。及
女子不字而貞者。獲免。僉詢管氏。延尼治之。皆先索
其醕物。始奏刀。無不立效。時邑中人黃郎。入直縣庭。
有寵于大尹。炫服來村。訪其舅氏。小住數日。竟預菌
患。不得已。亦延尼。尼曰。是陽變爲陰也。根株已深。宜
用公儀拔葵之法。黃郎盡脫其鮮衣。以贈。尋拔其物。

卷十四 菌患

血由臟漬昏絕。復甦。尼旋霏藥屑。稍無苦。狼狽歸耳。
歲餘。涉縣人有官于吳。假還者。橐旣豐盈。四姬並寵。
一夕。其厨人夜起。聞屋後井邊窸窣聲。突出。獲一賊。
索以詣縣。其人訴曰。民非穿窬。乃爲人役于井者。詰
以何役。云。女尼無垢。授我藥囊。命投井中耳。捕無垢。
至叩頭稱死罪。云。聞某官多金。日購媚物。以娛姬人。
種毒翁也。誠將投藥于井。餌其四姬。以珍重愛惜之。
器萌生菌。人得以利其財而治之矣。問何藥物。曰。曾
治扶溝一村婦女。割菌多多。皆藥苗也。令憤極。命取

貓如虎者。置無垢視中。而棒自外擊。竟爪裂其鄂。磨巨杖斃之。以償種陰菌之罪。

馮秋山曰。女尼談理。頗亦饜心。置毒求利。陰賊之甚矣。嘗論之。貓如虎者。陽破陰也。刀治菌者。剋克柔也。食菌之婦。誅無垢者也。投藥之賊。報黃郎者也。某宦之四姬。幾產菌人者。其夫貪墨害之也。扶溝一村婦。姑相染成疾者。其貞女不字感之也。

宗人

魯邦瞻。吳興名士。好談兵。擊劒。任俠。尚氣概。于人無

卷十四

宗人

大

所吝惜。人亦肝膽報之。嘗將訪客。北行。月夜携壺。過憤王祠。下悲歌如訴。王倏至。貌和平。若常人。揖之入廟。既坐。邦瞻曰。大王固儒者。相歟。乃今始識。王曰。吾難後百年。與張子房同師。折節以來。暗鳴叱咤之風。不復然矣。邦瞻云。漢以魯公葬大王。得無懟乎。曰。身與地俱裂。初不知項姓屬誰。籍之名。又屬誰也。顧區區稱號哉。魯亦楚公亦王耳。囚賦詩云。魯國絃歌。自有師人。間漫說憤王祠。重瞳偶被田夫識。悔敵江陽。齊荀見邦瞻云。詩爲後世格調。大王技殆貶耶。曰。音

有升降聖者因乎時。今日而續垓下歌。亦陳陳無謂矣。郵瞻引一觥謝之。王鬚動如刺。相與悃欵。王謂君他日北游。幸爲我一寄故人也。問爲誰何。云君家仲連先生。遂出一書。題數字于緘。篆如玉次仲體。云先生入勞山得仙時。至荏平縣。受其廟食。猶吾之戀吳中也。君至。但投書神帳中。必得晤矣。邦瞻辭王出門。書故在手。卒亦惘惘。竟入齊。過荏平。詣仲連祠。香火正熾。人靜後。投書于帳。欠伸假寐。則一客握手如平生歡。邦瞻醒。呼先生下拜。卽云宗人遠來。幸恕懶。

卷十四 宗人

九

散出憤王書與客觀之。大致言神仙符契之事。多不可擬議。先生云。項王進于道矣。憶僕生時。學書學劍。畧與王同。而爲人排解。輒以自擾。去清虛之道遠焉。宗人亦吾癖也。夫生當太平。智何名。勇何功。而竊慕遊士縱橫之概。以駭末流。惑矣。愛連者。第勿學連。幸甚。邦瞻嗒焉喪偶。以詩酌教云。鶴下天庭逐門雞。高飛猶不染雲霓。先生一笑無東海。但入勞山首便低。先生擊節稱是。邦瞻掉頭竟去。不復歸吳興也。揚虛舟曰。豪氣盛者。雖千百年後。必將入道。邦瞻兩

聞高論于仙者有緣焉。若中士無項王之勇魯連之智而矜詡自多。正如吹劍首之映。何不三復此篇。

鳳植

洛人焦叟善撰著。嘗云。易卜筮書。非有奧理。當于粗迹求之。有程秀才者。將試省闈。詣焦筮。易遇睽爻。云。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是科竟捷。焦叟來賀。程云。爻詞深切著明。若爲我設也。先赴省。無伴。子然行。出門時。見花猪出于河下。泥滓其鬣。入城。逢賣傀儡人。輦而行。

卷十四

鳳植

三

市時寓舍左爲武人校射庭。右則弓肆。三更將入場。鄰家有無賴子。生劫其所聘妻者。閨中所坐士舍。則兩字號也。遂以獲街。非神驗歟。越數年。程有猶子。久客不歸。復從焦著。又前爻也。一日猶子至。叩以濡滯。故並誦爻詞。猶子素靈警。瞿然曰。吾讀劉無雙傳。疑卽孤也。他舍客路彭生來話。彭生姓名疑卽豕負塗也。因得交符籙道士鳳旭。烏九首者。疑卽鬼車也。出其所畫射工蟲爲主人所覺。而被繫及余。射工爲短弧。疑卽先張之弧也。有鄭總旗識余力。救得免。鄭伯

之旗。螯弧疑卽後脫之弧也。途中結伴。得孫劉兩君。疑卽匪寇婚媾也。昨見鄉人賣簣周姓者。解衣贈余。而得歸。疑卽遇雨吉也。程叫絕書以報焦焉。未幾。程氏暮失其僕。又筮于焦。爻成焦曰異哉。君三筮而三遇睽孤矣。三日後。竟獲其僕。程責詰之。始以實吐。程復詣焦述云。易奇而法。殆愈出而不窮焉。請以僕之事演之。曰睽孤見豕負塗者。一賣瓜子人。引僕入土窰。狎小妓亥娘也。曰載鬼一車者。有魏姓捕人。乘兩馬至而縛之。歸也。曰先張之弧。後脫之弧者。其大郎婦囚僕馬矢中。其二郎婦拾馬矢爲薪而釋僕囚也。曰匪寇婚媾者。同時被放一女冠一媒合人也。曰往遇雨則吉者。僕受創跳一足出門。如商羊舞而逢偵者。呵喜也。焦叟驚歎志三策云。

卷十四 鳳嶺

三

邵遷廬曰。昔一士將銓縣令。筮爻詞得王用亨于岐山之句。竟注陝西之岐山縣。當赴任日。謂所親曰。岐山之行。吾殆不返矣。不然。爻詞中享字。豈衍文耶。竟卒于官。是知著之用長。正不必乞靈于他卜。

齊棠姜以淫死其君臣戾氣深焉數千年而其邑萃
三傑矣。一曰廣文羊子。桃頰然偉形賦性尤蕩嘗曰
首蓍盤中無不羈人久矣。風流跌宕非我而誰。遇生
徒不以飽青錢餽多者執手若友。昆蓋澁之衿閉戶
而撻之無虛矢。惟獻媚于妻號師氏。鮮衣盛鬻三旬
餘飾如雅姬。登明倫堂舉酒棧齊其眉。市人爲梨園
戲有營臺而觀者。士女環矚則學官夫婦也。一嬰婦
頗光澤羊挑之不已。幾欲生劫。婦號而出擊縣庭鼓
羊急詣縣令却之。丐其師氏由令之孺人關說乘羊
之輿垂簾入縣門仍持廣文刺令以再至宜接簾捲
珍然珮聲令返走入內師氏從之賴孺人賢勸令掩
羊之過。遂嬰婦而笞其夫。他日令謂羊曰。執嬰踏踏
見此良人羊對云。伐鼓淵淵言告師氏。尙頽放無耻
焉。一傑也。一曰主簿苟如騏。身短而脰長。急遽無次
第操越音三四語。津液必吐地。衣冠士賤之。苟夸大
謂主簿爵九品。不立威且以褻練雀章也。元旦杖書
識。二人民不爲拱立呼擊其腮。不十日所部胥役皆
撻遍。一夕都亡去。苟咄咄以印授其妻。走馬訴大吏。

卒無人直之。遂雇丐者二人。執杖呵道。嘗從人稱貸。諂語雜沓。要之以詛咒。人拂其志。背面必大言曰。渠無以結我。會遭毒手。請試吾技耳。終亦無能事。有所獲。沒齒無還想。或索之逋。則驕不可耐。曰。我三尹也。清貧吏。豈識財東道哉。僦民居半月。再遷市販之夫。齒其名。卽嘔吐。或夜書其門。曰。語無句。鞭無度。借錢無路。寄居無處。苟哉苟哉。短主簿。又一傑也。一曰。閻官牛。大心。衣履狀貌。不涉時態。而鄙惡過尋常。其祖父有聲于朝。大心特無賴。妾有過杖于堵。子服役如官奴。日給飯直。已則共僕人婦飲。夜彈琵琶歌俚曲。命其妾執壺觴侍。爲僕別買一娼。不得與其婦寢處。嘗食寒具。呼其子命先嘗。竟不肯呼。犬食遂斃。鎖其子。月餘尋釋。蓋食中毒。子所置。而僕婦覺之以告也。然其妾竟以被杖楚。飲毒死堂下。同官來弔。製急淚者。獨苟如騏耳。大心旣淫而貪。遇貢舫。取閨蘭之在盆者。冀以售利。河御史將褫責之。倖而免。旣知爲衆論所排。啟其長官云。身非貞士。不能與嬰婢無緣。家有達官。何至爲真人不齒。聞者噴飯。又一傑也。

宗芥颯曰盲人瞎馬並峙三雄刻魍魎之形不煩鼎鑄矣。劈分三扇。又不襲史公合傳之貌。而得其神。

二浦二石
古安宜縣。傍湖水鄉。濕雲蒸如野。蟄蠕動。浦氏兄弟。中田葺茅屋三間。爲田家棲息地。夏夜鄰村入蕪草。薰衲袒而納涼。更餘見林中一物如虬行。頭戴一燈。光照墻堵。尾亦如之。身皆細燈穿結。其人驚呼物倏入浦氏舍。光沒焉。後每年有疾雷震其地。羊犬多驚死。相疑爲前物之致。初不知何妖。冬月雲曠風發。浦

卷十四 二浦二石 齋

氏閉關有剝啄者。二人自稱嶺南石姓兄弟。泊舟城南。散步來此。與二浦談。日暮方去。明日復來。周視屋梁。咄咄作番語。不可辨。其三。日門曉啟。則二石在焉。謂二浦云。此數椽舍。肯見債者。吾兄弟將僑居以俟。海客。二浦大言曰。吾鄉地皆一寸金。家雖貧。不至賣屋。二石笑曰。土地非吾所欲。惟所居屋。蔽風雨者。能以界子餅金。當不靳耳。浦之弟私謂其兄曰。粵遠方人。宜可詐也。索五百何如。兄忻然從之。二石曰。卽千金亦不難。但交易無後言。斯可。二浦喜。非分倩他人。

作券屋破毀地仍歸主人千金既交二浦移鄰村二石便室處鄰村好事者微覘其異始亦饜沒無奇意旬餘二石入市購貯炭空簍十餘器於鐵人家爲巨釘二枚長盈尺爲兩斧柄桃木牲醴香帛肩荷而歸又借近村升屋梯亦二之覘者殊無以測其用一夕五更二石沐浴起陳祭物于門中拜祝虔切翻兩唇作梵語既以梯置屋脊旁左右齊上二石携斧擊釘厲聲曰著著釘食于木屋梁戛戛然二石跳而下踴躍曰在在因僱人發屋並買舟下吳門觀者圍數重

卷十四

二浦二石

五

茅旣盡梁之上橫亘八蜈蚣篲首尾被釘黑皮可鏡面百足如利鈎腐梁木二石命牽屋倒之出所帶舊劔切物有聲分數十段以實其蟲舉手謝隣里二浦亦送之舟中叩其精識云城南有寶光在湖濱故物色至此二浦因言往年隣村所見燈異云是矣首尾兩明珠身中多小珠也是物不畏雷火然聞雷則病甚而生珠吾祭之而禁以咒所由受釘也不然且拔屋去矣問珠直幾多笑云俟至蘇臺始知非吾兄弟所能逆料二浦竟惘惘也

